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每当你清晨听见第一声鸟鸣
你应该高兴；
每当你受到周围人善意的微笑
你应该高兴；
.....

生活就是时时刻刻
发现身边的美，当
你这样做了时，就
不知不觉成为美的
化身了。

昨日再现

(二)

赵希方 编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昨日再现

(二)

赵希方 编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支笔小说精粹(昨日再现)/赵希方编著. - 吉林音像出版社;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-5601-2890-4

I. 一… II. 赵… III. 近代-中国-小说

IV. I24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1342 号

责任编辑:陈凤雄 封面设计:张 娜

昨日再现(一)(二)

赵希方 编著

出版发行	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社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印 刷	三河市杨庄镇鲍各庄长虹印刷厂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15.275
字 数	248 千字
版次印次	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3000
书 号	ISBN 7-5601-2890-4/I·102
全两册定价	57.6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目 录

目

录

妙 色	(1)
夜光表	(32)
明惠的圣诞	(63)
昨日再现	(97)
片刻的谈情说爱	(116)
麦粒肿	(159)
抵达心中的青山绿水	(204)
灰舞鞋	(207)
残 摩	(278)
采浆果的人	(286)
去张城	(307)
把心撕碎了唱	(325)
签证记	(348)
命运的秘密	(367)
滴水成咖啡	(384)
“痛”的礼物	(386)
一条鱼眼中的海	(389)
汤的哲学	(390)
白 吃	(391)
大理心得记	(393)



死啊，这么大的雨还练功。小穗子不理她，哆嗦着把冰凉黏潮的练功衫往身上套。

然后，她走进雨里。

她手指生疼地敲在坚冰一般的玻璃上。窗里有了响动。不久听见冬骏趿着皮靴的脚步近来。楼梯口塞了几辆自行车，被他撞倒又被他及时扶住。然后，她看见了他的身影。他一手拎着雨伞，一手拔鞋跟。拔了左边的，又去拔右边。和刚才扶自行车的闪电般动作相比，他现在迟钝无比，充满无奈。

“叫什么叫？”离她两步远，他站下来，说，“不要命啦？”

她愣了，他嘴里的字眼没有声音，只是一股股毒猛的气流。他从来没有这样和她说过话。她嗫嚅着：“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来？”

他使劲摆摆手，意思说这哪里是讲话的地方？跟我走。

小穗子跟在他身后，走了一会才意识到他那把伞只为自己打着。她赶上去一点，他听她赶上来，马上快起步子。她对这个给了她半年保护和温存的年轻排长大惑不解，满嘴是陌生语气，浑身是陌生动作。

他感觉到她停住了脚步。他转过身。

他眼前，一个浑身湿透的女孩。路灯反打出她的轮廓，平时毛茸茸的脑袋现在给水和光勾了一根晶亮的线条。

他想这时候决不能心软。一天早晨，当他又收到她一堆莫名其妙的情诗时，突然一阵强烈的不耐烦。他看着一心一意发暗语的她，突然发现她的可笑，整桩事情都那么可笑。原来和他纸上谈兵亲密了半年的就是这么个小可怜。他居然会陪着她谈了六个月的地下恋爱。看她起劲地比划着联

络“旗语”，他想到自己竟然也把这些动作做了成百上千遍。一个二十二岁的排级军官，去做这些动作，看上去一定惨不忍睹。太滑稽了，太让他难为情了。当时他赶紧扭过头，不敢再看她，怕自己对她的讨厌增长上去。但很快他不得不承认，他讨厌这段恋情，恨不得能抹掉他从头到尾所有的投入。

再早些时候高爱渝突然约他去看一场内部电影。电影结束时两人的手拉在了一块。第二天，这个时时发生艳丽大笑的女连长便大大方方到他屋里来串门了。她掏出一对紧相依偎的瓷娃娃，逗笑地搁在他浅绿的台灯罩下。一晚上，她都在虚虚实实地谈婚论嫁。谈着，就有了动作。动作中有人来敲门，她看他紧张便放声大笑，说怕啥子怕，一个排级干部跟一个连级干部，慢说接个吻，就是明天扯结婚证，看哪个敢不腾房子给我们。她说着眼梢一挑，样子真是很艳很艳。

他这时把雨伞挡到小穗子头上。小丫头一犟，独自又回到雨里。总得给她个说法吧。

他干巴巴的声音出来了，“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”

她受了惊吓，小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他更加干巴巴地说下去。他说因为再这样下去会触犯军法。他说已经做错的，就由他来负主要责任。他比她大七岁，又是共产党员，排级干部。

她万万没想到他会给她这么个说法。

他又说他们必须悬崖勒马。小穗子沉默着，要把他给的说法吃透似的。然后她忽然振作起来，几乎是破涕为笑的样子开了口。

“假如我是干部呢？”

冬骏顿了一下说：“那当然没有问题。”





小穗子死心眼了,使劲抓住“没问题”三个字,迅速提炼三个字里的希望。她几乎欢乐起来,说:“那我会努力练功,争取早一点提干。等到我十八岁……”

“不行。”他说。

他这么生硬,连自己都吓一跳。他换了口气,带一点哄地告诉她提干不是那么简单的,不是好好练功就能提的。他言下之意是要小穗子想想自己的家庭,那个受监管的父亲。再看看她的本身条件,练死也练不成台柱了。

小穗子果然看到自己的所有筹码,又不响了。

他说:“我们还可以做好同志嘛。”

她怕疼似的微微一躲。他才意识到他刚才那句话比任何绝情话都绝情。

她就那样一身旧练功服,站在雨中,这个失宠的十五岁女孩。那时我们都认为她是没什么看头的,欠一大截发育,欠一些血色。

“那我去练功了。”冬骏交待完工作似的,转身走去。

小穗子大叫一声:“冬骏哥!”她一急,把密信里对他的称呼喊了出来。

她穿着布底棉鞋的脚噤里啪啦地踏在雨地上,追上他。她嘴里吐着白色热气,飞快地说起来。她说不提干也不要紧,那她就要求复员。她的样子真是可怜,害臊都不顾了,非要死磨硬缠到底,说如果她不当兵,是个老百姓,不就不违反军纪了吗?只要不违反军法,能继续和他相爱,她什么也不在乎。

他知道她怎样当上兵的。太艰难的一个过程,她却要把什么都一笔勾销,只要他。练功房的琴声散在雨里,急促的

快弓声嘶力竭地向最高音爬去。他不知道还能怎样进一步地无情,他刚才还为自己的无情而得意。

“冬骏哥,我马上就写复员报告!”

冬骏一把把她拉到伞下,手脚很重。他心里恨透自己:真是没用啊,怎么关键时刻来了这么个动作?他说她胡扯八道,斥她不懂事,把个人的感情得失看得比军人的神圣职责还重。最后他说:“好好当你的兵,就算为了我,啊?”

小丫头把这一切看成了转机,立刻紧紧抓住。眼睛那么多情,和她孩子气的脸奇怪地矛盾着。他再一次想,他怎么了?怎么和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恋爱上了?她的多情现在只让他厌烦。

可她偏偏不识时务,盯着他说:“好的,好好当兵。那你还爱我吗?”

“这不是你眼下该考虑的。”他听自己嘴里出来了政治指导员的口气。

“那三年以后考虑,行吗?”

练功房的大灯被打开了。光从她侧面过来,她的眼睛清水似的。他曾为自己在这一双眼睛里投射的美好形象而得意过。小提琴的音符细细碎碎,混着冬雨冰冷地滴在皮肤上。在这样一个清晨,让这样一个女孩子失恋,他也要为此心碎了。必须更无情些,那样就是向坚强和英勇的进步。

“冬骏哥,你等我三年,等我长大;如果那时你不爱上别人……”

他不敢看她,看着自己溅着雨水的黑皮靴和她泥污的布棉鞋。他不要听她的傻话。

“如果你那时爱上了别人,我也不怪你……”





他缓慢而沉重地摇起头来。他说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他这半年来把自己对她的怜悯误当成爱情了。他明显感到她抽动一下，想打断他，或想惊呼一声。他让自己别歇气，别心软，让下面的话赶着前面的话，说到绝处事情自然也就好办了，小丫头和他自己都可以死了这条心。他希望她能原谅他，如果不能，就希望她能在好好恨他一场之后，彻底忘掉他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她的声音听上去魂飞魄散，“你上星期写信，还要我把一切都给你啊……”

他看着不远处黑黑的炊烟。炊事班已经起来熬早餐的粥了。

“就那个时候，我才晓得我对你并没有那样的感情。”他背书似的。

她不再响了，从雨伞下面走出，朝练功房走去。

他松下一口气。她这个反应让他省事了。他想，高爱渝的传授果然不错，最省事的就是跟她这样摊牌：你看着办吧，反正我不爱你了。他进了练功房，开始活动腰腿，在地板上翻了几个虎跳，爽脆爽脆的身手。心里干净了，他可以开始和高爱渝的新恋爱。他最后一个虎跳收手，瞥见镜子里的小穗子。隔着五米远，他看见她的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，两腿撕成一根线，看上去像被绑在一个无形的刑具上。她一动不动，地板上一片水渍。过一阵他忽然想到，地板上全是她的泪水。

他感到自己鼻子猛地酸胀起来。原来割舍掉这个小丫头也不很容易。他想走过去，像从电缆边救下她那样紧紧抱住她，对她说忘掉我刚才的混账话。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

中了高爱渝的暗算。

高爱渝是暗算了他和小穗子吗？他不得而知。一想到高爱渝的热情和美丽，他捺住了自己的冲动。他转身往练功房另一头走，心疼也只能由它疼去。事情已经不可收拾，高爱渝已经连诈带哄读了小穗子一大部分情书了。

为了小穗子的心碎，他的长睫毛一垂。他发现自己流泪了。

在三套练功服面前，小穗子举棋不定。深红的一套太新，一穿她马上觉得太不含蓄，成了挑逗了。黑色让她自信一些，走到门口还是返回来，认为海蓝的最随和，是冬骏最熟悉的颜色。弊端是看不出她的苦心：她为他偷偷打扮过，头发盘得很精心，刘海稍稍卷过。她头天从化妆箱里偷出一支眉笔和半管红油彩，这时不露痕迹地描了眉，抹了胭脂。然后她翻出一直舍不得穿的新舞鞋。

应该说这天的合乐排练小穗子跳得好极了，肢体千言万语，一招一式的舞蹈跳到这一刻，才是无拘无束，人载舞，舞也载人了。她在旋转中看见冬骏，胸脯膨胀起来，下腹涌起一股神秘的热流。她并不懂得这已不单纯是跳舞，她其实在表演着生物的求偶语汇，远古而美丽的语汇。舞蹈在小穗子的肉体中波动，她整个人化在了舞蹈里。她认为她一定又赢得了冬骏的目光。这是他唯一能够光明正大、明目张胆看她身体的时候。

这时她听见周围一片静默。她收住动作，看见所有人早退到了一边，抱着膀子或靠着墙。接下去，她看见哨子从编导嘴唇上徐徐落下。我们中的谁咯咯地笑起来，说小穗子梦游呐？我们看你独舞半天啦！





“萧穗子同志，魂带来没有？”编导说。

小穗子笑了笑，想混进场子边上的人群。但大家微妙地调整了一下距离，使她混不进去。

“一早上都在胡跳。”编导说。他把手里的茶缸狠狠地往地板上一搁，丑化地学了小穗子几个动作。

大家全笑了。

小穗子听见冬骏也笑了几声。

编导要小穗子下去，换一个替补演员上来。他黄褐色的手指间夹一个半寸长的烟头，交待小穗子把队形和动作赶紧教一教。突然他悄声骂了句什么，被烟头烫着的手猛一甩，回过神不再说舞蹈，说起小穗子的舞鞋来。

“谁让你穿演出鞋来排练的？”

小穗子说那是她几年来省下的鞋。

“穿双新鞋，就能在集体舞里瞎出风头？”

小穗子低着头，汗水顺着发梢滴到眉毛上。

大家全一动不动，眼睛不放过小穗子身上任何一个细节：眉毛是淡淡描过的，两腮和嘴唇也上了色。似乎海蓝拉链衫的领口被重新改过，袒得比谁都低。看上去白白净净一个女孩，说不定早不干净了。

现在是小穗子站到一边，而所有人站在中央。她顾不上去看这个孤立阵势，心里只想着冬骏那几声笑。或许没什么恶意，但他在那个节骨眼绝对不该笑。她知道自己刚才跳得有多么出色，“瞎出风头”大概是没有冤枉她，但她绝对让冬骏看到了她贯穿到全身的情愫。他一定看见了，否则不会笑的。看见了，她就如愿以偿。就那样，她让他看着她足蹬一双红缎舞鞋，痛楚地、至死不渝地舞动。她找来自己的布鞋，

顺势坐在一个低音提琴的箱子上。她从华美的舞鞋中拔出血迹斑斑的脚。

“往哪儿坐呀你?!”

她回过头,低音提琴的主人拿琴弓指着她。他一脸胡子,一向爱和舞蹈队小女兵逗嘴打闹。她像往常那样倚小卖小,嘴一撇说:“又不是坐你的,是坐公家的!”

他那把弓子翻脸不认人地敲敲琴箱,“起来起来。”

她创伤的双脚趺在布鞋里,硬要自己把眼下情形当作好玩。她噘起嘴唇说:“哎哟,小气!”她立刻发现自己讨了个没趣,甚至有点不自爱了。因为琴手毫不买账,并吐出两个特别能发挥唇齿力度的字眼:“犯贱。”

小穗子一下子向我们抬起头。阵线很鲜明,我们是嫌恶而怜悯的一大群,她孤立得那么彻底。编导在讲解下一段舞的要领。谁也没听见他在说什么,一副副懒散消极的身姿神态都是看好戏、看出丑的。我们是一群肢体语言大大丰富过文字的人。小穗子两个裤腿挽过膝盖,裸露出细细的苍白小腿,脚趺在旧布鞋里。然后她开始向门口走,脚趾受的伤向她发起猛烈攻击,她忍住了,步子里只有一点疼痛,一点趑趄。

我们全听见团支书王鲁生是怎样把小穗子叫走,带到党委办公室去的。那是新年之后的第二天,刚刚收假,还没进行晚点名。团支书在女生宿舍走廊口大声叫唤,叫到第三声,小穗子两手肥皂泡地从走廊尽头的水房蹦出来,说她把衣服晾好就来。王鲁生说:“别晾了,擦擦手就来吧。”

当时我们在写家信,听半导体,吃零食,欣赏某人的集邮,这时一听,全停下来。小穗子的脚趾仍是连心作痛,步子





重一下轻一下地走过走廊。然后我们全趴到窗子上，从窗纸的绽口看出去，冬天的院子显得宽阔，未落的梧桐树叶黄色赭色褐色，挂如无风的傍晚天色中。小穗子走在前，王鲁生走在后。小穗子几次停下，想等王鲁生赶上来两步，好跟他走个并肩，但王鲁生就那样，一直走在她后头。这样小穗子就走成了王鲁生的一个战俘。

小穗子是第二天早上回到宿舍的，嘴唇上一层焦皮。五个同屋都害怕她似的轻手轻脚从宿舍躲出去。她从枕头旁边拿出一个大练习簿，又把钢笔伸进“民生蓝黑墨水”瓶里，深深灌满水。然后她写下“我的检查”四个字。

小穗子的检查很快被退了回来。曾教导员把小穗子请到自己宿舍。宿舍素净温暖，墙角有一对藤沙发，铺着蓝印花土布棉垫。曾教导员拿出一个茶色玻璃瓶，里面盛着冰糖。瓶口太小，摇半天，出来一块，再摇半天，下一块怎么也不肯出来。空间里于是充满叮哨叮哨的危险响声。小穗子很想说，不必了，不必这么优待俘虏。曾教导员已告诉她检查太空洞，等于是在负隅顽抗。

第二块冰糖终于被摇下来。曾教导员把两块冰糖放在一个粗瓷盅里，用玻璃瓶底子去杵，声音更悬了。小穗子睫毛一扑腾一扑腾的。曾教导员把杵碎的冰糖分开，放进两个一模一样的搪瓷碗，又在两个搪瓷碗里冲进开水。

她双手捧起头一只碗，走到小穗子面前。她说：“来吧，补一补，这碗糖多些。”

曾教导员带酒窝的白胖手替小穗子擦一把头发。那手真是暖洋洋的，“我昨天夜里就不同意他们男同志的意见，好像你一个小丫头要负全部责任似的。”曾教导员说，“邵冬骏

都向组织交待了,你们几月几号几时,做了什么什么。他一个排级干部,又比你成熟那么多,干出那样的事来,当然该承担主要责任。你还为他担待,难得你这个好心眼的孩子。”

小穗子猛地抬起脸,小小的脸上就剩一双茫然眼睛和一张半开的嘴。

曾教导员说她最憎恨男人欺负年少无知的女孩子。

小穗子说冬骏可从来没欺负她。曾教导员一咂嘴,说她指的可不是那种欺负。她人往前一凑,和小穗子便成了悄悄语的一对小姑娘。她要小穗子想想,他是否对她做过那件……小穗子不太懂的那件事,就是那件有点奇怪、挺疼的、要流血的事。

小穗子表情毫无变化,看着曾教导员吞吞吐吐的嘴唇。

“孩子啊,”曾教导员说,“我就怕你糊涂啊,人家拿走了你最宝贵的东西,你还帮他瞒着。街上女娃娃一夜之间变成女流氓,就是糊里糊涂把那件事让个男人做了……那,就这样……”曾教导员想用动作来形容了。

“没有!”小穗子说。

“那都干了什么?”

小穗子茫然地沉默一会,说起第一次见冬骏时的感觉。那时她是新兵,在为新兵排写黑板报,站在一个翘来翘去的板凳上。一大群老兵在她身后看她画图案,等人全走光了,还剩一个人,还在看,就是冬骏。她说触及灵魂地反省,她从那时就喜欢上了他。也许冬骏在很长时间里什么也没意识到……

她把最秘密的心思都翻出来,摊给曾教导员。那些心思对于她自己都是秘密的,这一摊开她才认清了它们。她讲得





忘乎所以，而曾教导员的手上，甜美的小酒窝全消失了。

“看来你这小丫头不简单嘛。”曾教导员说。她的意思是，小小年纪就知道避重就轻。曾教导员站起来，在十二平方的木板地上踱步，铮亮的黑皮矮靴边沿露出浅黄的狗毛，一寸高的鞋跟。两根长辫梢上系着缠黑绒线的橡皮筋，军装领口一圈黑色细绒线钩织的狗牙形花边。她踱到两个帆布箱子前面，箱面上盖着尼龙纱巾，纱巾上一个相框，里面有她和丈夫在天安门前的合影。她不时看看执迷不悟的小穗子，觉得冷场还可以长一些，压力会更理想。

好了，曾教导员站住了。她拉开一个抽屉，从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公文袋。她说里面全是小穗子写给邵冬骏的信，一百六十封，全被缴获。这下你小穗子不能抵赖了吧？信都写得这样过分，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。

小穗子想着她点灯熬油，呕心沥血写的信，一字没得跑，全落了网。那些不该被看的字们，痛苦而羞辱地裸露着，让人翻过来调过去地看。在绝对缺乏尊重的眼睛前面，它们一丝不挂，窘得曲扭了。她的那些失去了保护，近乎失了贞操的字们。

“邵冬骏交待完，写张检查，照样还是排级干部。你就不同了，你们两人的家庭，绝然不同。”曾教导员把最有刺伤性的话留在口中：你父亲给了你什么呀？有邵冬骏的先烈父亲，留给他那样的雄厚老本吗？你父亲亏欠着国家和人民。部队原本给了你一个平等的机会，你把这机会糟蹋了。

早晨小穗子没有起床。她的闹钟把同屋所有女孩都闹醒了，一个个在床板上重重地翻身，蹬腿，表示抗议。闹钟还不歇气。她们便开始发脾气，丑话全拿出来，说小穗子。谁也

没想到小穗子睡死了。她从卫生室拿了三天的安眠药，一次吞下去，以为自己从此不会醒来了。

小穗子醒来时已是下午。她第一个感觉是惊奇，接下去就是深深的庆幸。她感到这庆幸有些可耻，但她没办法。一场庄严神圣的殉情，由于庆幸感成了舞弊。服药前她在手电筒光圈里缝了一只小绣袋，用母亲送的一块抽纱手绢缝的。她剪下自己一缕头发，有小指粗细，缚上一根她的黑发带。她拿出笔记本，看见钢笔尖在手电筒的一个小光圈里走动，出来“亲爱的冬骏哥”。她的笔停下来，想到这几个字很可能也将当众裸露，遭受羞辱。她不写了。她拿着装着她一缕黑发的绣袋，蹑手蹑脚出了屋。院子被扫得极干净，没有一片落叶。她敲了敲他的窗子，没人应，她又敲了敲。

她不知道敲了多久。直到她死了心：冬骏不可能理她了。她刚刚走到院子中央，听见身后的脚步，轻得近乎无声。她回过头，看见了立在她身后的冬骏。

月亮特别大，树木楼房的影子特别黑。冬骏脸上的愧怍和痛苦也特别清楚。几天不见，他成了苍白清瘦一个人，只是更加俊美。他受的逼迫也一定不比她少。顿时之间，一切都值了，包括死。

她说不出一句话，只向他走过去。

而他慌了，往后退几步。

她并没追究他后退的原因。他还肯出来见她，她已知足。

她突然发现自己哑声地说起话来。模糊的字句从她嘴唇间快速而火烫地穿过，她自己都来不及抓住它们的意义。她在说疯话，说她什么也不要了，什么军装军籍名声性命，只





要冬骏哥带她走。天下大得很，处处有浪迹天涯的有情者。

他似乎受了感动，垂着头，一副心碎模样。她的话越来越疯，说趁人们正睡熟，逃吧。

“别胡说！”他哑声制止她，“我们是革命军人！”

她一愣。罗密欧和朱丽叶不是革命军人，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不是。

她说那就只有死了。

这回他不吭气了。似乎她这一点拨，他开了窍，看见了一大片光明的可能性。

她又向他跟前迈了一步，他再次退却。她只好拿出那个绣袋，搁在他们之间的地上。地面真给扫得一尘不染，月光使一切都那么纯净。

他没有马上捡她的绣袋。但她知道他一定会捡的。

五月的一天，小穗子推着鸡公车走到沙坑边。最初她不会推鸡公车，独个轮子常常扭歪，把车里的沙倒一地。大家随她去干这类粗重活儿，她需一个忍辱负重的形象。大群的野猫总在沙坑里方便，沙坑隔一阵就得吐故纳新。不久小穗子就把鸡公车推得很好，像进城卖菜的社员。

顶在脊梁上的太阳已相当烫。一串一串的槐花骨朵白里透青，一有风来，老槐树便痒痒地动着。小穗子抓起给沙埋了多半的大平锹，把沙从车里拨出来。所有人都在午睡，小穗子这一会的孤独味道不错。她脱了鞋，赤脚跳进沙里，用锹把沙翻松。深部的沙有点潮，很细，脚掌触上去，舒服得她心里一悸。她一点点往后退着走，前面的沙翻透了，一股很细的阴凉扑在她面颊上。这一刻若有人走过来，只能看见她的背影。谁看了这背影，都一定会认为这是个快活的背